

辽西深处

□王立春(满族)

蒙古营子日夜勾我的魂,我怎能不回去?

终于,有一整年体验生活的时间让我重新回到了蒙古营子,我的辽西村小。时间变了,生活变了,面孔变了,成长却没有变,成长所挟带的情感没有变。

我感觉自己还是那个小学生,听蒙语老师上课。我听不懂蒙文,听蒙语老师朗读,再沿着黑板上那些字母以竖版的姿势进入蒙语。蒙语不是我的母语,比起我那母语满文来,蒙语更亲切也更值得我敬畏。我从小是听蒙文课长大的,我小时候的伙伴也都是说蒙语的。我老老实实地坐在教室里,在本子上写蒙文,一笔一画,为逝去的年代,为人生最初的记忆,为两个策马扬鞭远去的民族。

我感觉自己已经是一位真正的村小老师,和许多学生在一起,我给学生们上课、朗读,和他们一起学习。看着坐在那里的他们,找到一种似曾相识。我会和他们一起唱歌,像当年白老师那样,先把教室的门紧紧地关上,把风和风里的杂音都,挡在外面,教电影里的歌。我那年轻的红脸蛋的蒙族白老师老了吧?老到还能认出那个毛头扎脑的坐在角落里的学生吗?

我感觉自己是地道的乡下人。穿乡下人的衣裳,晒大地里的太阳,很自然。身诚实了心才能实诚。像田间的一粒土,像路边的一颗石子,质地和颜色都是乡村的。我们一起迎来天凉,一起迎来霜期,一起像草一样渐渐变成秋天的黄色。冬天到时,我们一起冷,一起在风雪里跺着脚,一起小跑回家,心里渴望春天……像张爱玲那样的生出卑微之心,一直低,低到尘土里,然后,从尘土里开出花来。

我在离了太久的营子里,面对内蒙古科尔沁沙地刮来的风沙,摇晃着的小树林,消失的小河,面对憨实耿直的“小老鞑子”,桀骜不驯的“满轴子”,面对一些步履缓慢的日子。

一帮大大小小的丫头小子们跟在我身后,带着他们的欢笑和倔强,他们的胆怯和疼痛,他们的梦想和希望,他们的失望和失落。这些蒙族的,满族的,汉族的孩子,他们有和城里孩子一样的幻想,一样对命运前途的未知。他们的后面是成千上万的中国农民。

3

村小有139名学生,80%都是蒙生。一间大办公室里挂着成吉思汗像,墙上是用蒙文写的校训条幅。在蒙语为主流语言的语境里,老师和学生汉语普遍说得都很生硬。

我把目光停在五年级。同样的11岁,同样的成长。在一

爱兰说

□孙宝廷(阿昌族)

兰惠的品种及其繁多,收藏到好兰惠者算得上是有心人。花有红有黄,有紫有白,开放的时候,我的心也不知不觉陶醉其中,其乐融融,如星月照耀,夜露洗涤,享尽了兰惠带来的无数乐趣,兰成了我心里的无限美丽。兴致来了,我会一边欣赏,一边拿出喷壶,为她浇水,让她接受我的沐浴。水喷洒着花叶,幻化成粒粒露珠,这是我爱之馈赠。绿叶淋水,青翠欲滴,新花初放,不含纤尘,美不胜收。日复一日,今朝才蓓蕾,明日便鲜花绽放。热热闹闹开上一阵随即衰落,花座渐次向梢头转移,只盼来年再吐艳,再流香。心随花转,磨下了多少急性子,耐得了多少硬性子。

第一次到山中寻兰,是在故乡的山野,流于清风的山林间。晨风凉爽的吹拂,抛下远远的一寨鸡犬之声。那是一个浅浅的夏天,我在侄儿的带领下,匆匆地踏进了叫躲雨洼的一片森林里。山泉淅淅地流着,吻着腐叶的香气,踩着松软的山基土,在潮湿的林间不停地穿梭。四处细闻无声,只有阳光充溢大地,欢乐的小鸟鸣啼不休,心在等候中充满希望。山林随着山岭的升高越来越密,我在露出了岩石肌肤的林间不停地驻足、张望、寻觅。多好的山野,多好的森林,躺下即可入梦,想兰则会选择宁静。这时,一阵清风悄然而过,回头一看,一枝开着白花的春兰傲然挺拔玉立,幽静地站在那里等待着我的到来和相识一般,她好美,好迷人!

对兰惠的爱,使我在沉思中得到慰藉。兰惠生命力之强,使我感动不已。它不需荣华,只求孤独地活着。无人走过的森林、山岭、陡峭的石壁之上,幽深的古树背阴处、小草眠睡不了的地方,细谷川流经之地,随处都能找到她求生的踪影。她只求清风和雨露就能让生命变得如此美丽。我故乡的青龙山兰好多好多,就看你懂不懂兰,识不识兰。有时阿昌女人上山砍柴,柴捆头都会架着一株兰惠,把勤劳女人点衬出几分山野诗意。有时候走在蛙声如鼓的暮阳小道猛然抬头,便会碰见满目遍地草草丛生,犹如山岳女神的美发,其间到处疯长着无数的好兰惠,简直像梦里种着的一样,叫人好感动。无风时,山林宁静中透满兰的芬芳花朵,一阵风来,兰叶绿波轻摇,那无数兰草开着惹人的花,像美女撒娇,散发醉人的香。

对兰惠的挚爱,又使我想起了那次故乡后山的攀爬。爱兰成瘾后,我携妻拖儿地忘了过春节,一头钻进了那一座又一座深山老林中,一时抓着老藤上,一时揪着束束火把花枝下,弯来拐去,忘了饥渴,忘了朋友、外人,愉悦之情自不必说。山间早晨雾气冷,单衣更感肌肤寒。有青衣短袖的妻子陪伴,有头戴一顶小红帽的孩儿扯着衣角。路是没有的,山上灌木繁茂,山上细竹丛生,累了就向大山吼两声,披衣而行,一路的独行狗步,满山露水尽沾裳。等我找得不耐烦了,才有难得的一喜。微风过处,送来一阵幽香,定睛一看,好啊,瞧见一束兰惠杂在冬草丛中竟相绽放,她好可怜、好孤单!好叫人疼爱!蹬着齐腰的露水将她攀采,花朵如一枝枝欲飞的白天鹅,惊喜中,哪还顾得什么叫累,怀中夜露顿时倾注下来,打湿了我的衣衫。亲手连根折花,清香

地球啊!你就是我的母亲、我的祖国!

走在海边的城市里

□范 明(苗族)

四季的海风
吹咸树木、房屋和人
咸味十足的喘息
郁闷而零乱
人说海纳百川
若真看海
却要攀越一座座高山

那么,攀越吧
拥抱大海的臂膀
与浪涛亲吻
用盐汁把心熏染
让自己的喘息咸味十足
伫立海滩,让沙的凉爽
熨平脚板被风干的褶皱
去把海边的城市适应

海天一线
太阳东升、西沉
目光里的灼热褪去
明月走上天穹
萤火虫在飞
神秘而浩瀚
星星点点的海面
聆听拍岸的涛声

个个脸色通红的蒙族学生里,在认真生炉子的那群孩子里,在用生硬的汉语读着课文的课堂上,我发现了一个在认真成长的孩子。那不是别人,那是我自己。

我跟着他们一个营子一个营子地走,看他们的房子,园子,看他们的父母。成长的匆忙来不及让他们思考得那么多。

那次,我已经连续家访了6个学生家。穿着一身说不出什么颜色衣裳的张建红一直跟在身后,我对她说,能不能到你家看看。她转身跑回家去,在院子里,呵斥住两条狗,再用手紧紧地抱住另一条大狗,对我说,老师,你进。

和别的同学家一样,她的父母还没从地里回来。张建红松开外面的狗,进屋来就上炕归拢东西,擦干净炕沿让我坐下,自己又开始拿笤帚扫地。

七八个孩子围在我身边,我问他们平时喜欢吃什么,张建红不好意思地说,喜欢吃肉。我想起白天和几个同学聊天,问他们多长时间能吃一顿肉。他们有的说,家来客人才吃。有的说,盖房子时才吃。我问一个星期能不能吃上一顿,他们都摇头。那个一呢,我问。他们说,差不多能吧。

我想请这几个孩子在村里的小饭店吃一顿肉。几个小家伙很高兴。他们带我来到村里的那个惟一的小饭店。我给他们要了几个菜,其中包括一盘锅巴肉。热乎乎的锅巴肉是第一个上来的,看着锅巴肉孩子们都不伸筷子,我问他们怎么不吃?一个说,老师先吃,我们才吃。我先夹了一块,他们终于吃了,吃得飞快,眼看着大盘子里的肉就下去了,我赶紧到厨房让再加一盘,等我回到桌旁时大盘子已经空了。我坐回我的座上,这时我发现自己的碗里放着两大块锅巴肉。一个孩子说,老师!谢谢你,等我们长大挣钱了一定请你吃饭。张建红说,我请完了,张帅请,一个接着一个,我们都请你……

营子的细密一点一点铺开。武爽的妈妈还穿着露脚趾的鞋在院子里忙活着,武爽说,妈!你晚秋就换鞋吧。

包志彬的爸爸骑着摩托车走进院子,笑着,摆着手说不出话。他脖子上做手术留下的那个深深的洞让他再也说不出话来。包志彬说,爸爸特别爱我,别的孩子有啥就让我有啥。

吴英豪在班级里是惟一的来自住二层楼的富裕户。在阳坡上,那座二层楼鹤立鸡群一般站在一片低矮的平房中,露着粗糙的红砖面。

我那满面沧桑的一年级班主任石老师,我那依然住在旧房子里的老邻居,我那舍不得和我多说话怕耽误挣2元拉脚钱的小学同学……

在学校,在我的周围,生活向四处拉长,人们向我露着欢乐的笑脸,而在成人的每一根皱纹里,在孩子拧紧的眉头上,我能端详到山村深处的忧伤。

最深刻的忧伤在细节的深处。

在营子,我触到了生活的神经末梢,神经末梢跳动的力量让人有如电击雷鸣。

我该怎样写你,我生命中永远的辽西……

满袖,心情好不高兴。这个春节我感觉自己像个百万富翁,像比尔·盖茨。拿来种于花盆,土还是故乡山林的土,她成长的日子,有时日复胜于一日,对她不敢有丝毫的怠慢。

然而,有些兰花是人无法养活的,就是你再怎么的爱护她也如此。她生于山野而习惯于山野,自生自灭,像永葆纯洁贞操有气节的贵妇。

由养兰,我悟得了不少学问。兰花清香熏德,永葆洁白之色。生在荒草萋萋的浮世而不染于浮世。兰惠虽然悲悯人,但时常又仰望天日,充满希望的微笑。生于无人知晓的山中,独自荣枯,无以为憾,其品德是多么的高贵。在山则花开于山,移园则香熏于园。含羞带娇,满脸深情,真是个犹抱琵琶半遮面。盛开时不矜夸,衰谢时不悔恨,清寂过世,平淡一生,生命归入永恒,这天使般的清秀画影,多像高洁之人一生的精神写照。

难怪古今有多少名人豪士视兰如友,养兰、爱兰如痴,以兰抒怀,托物寄志,表达自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向往了。

兰惠是一种最具灵性的花,是一种活性艺术,你爱她几分,她就回报你几分。而今,经我多年的栽培,室内一屋的兰惠。茶几上、阳台上、窗台上,客厅上,到处兰草绊脚,花开满室,一年四季,瞧见兰影缤纷,香气袭人。每当兰花开放,便告知亲朋好友,手握一杯青龙山古茶,观兰、赏兰、品兰,有花观花,无花赏叶,一切烦恼忧愁都随兰惠的开谢而隐去,当我每每对着兰君动情时,心便感到神游于兰的清幽胜影里,一切忧愁烦恼全无。

冬去春来,瑞雪兆丰年,又将迎来新的一年,兰自笑,我相思绵绵。我十多年来培育出来的几盆莲瓣兰一定又在含苞欲放,思乡的心随兰而飞。鲁院4月学习即将结束,梦里,我满室兰花盼我早日学成归来。兰惠,你该不是为我望穿秋水了吧?心于是悄悄地对兰言说:兰惠啊,我的心早属于你,愿你将清香高雅的一半赠与我吧!

母亲累了,来不及放下锄头就一屁股坐在地窖中间的泥土上,坐在很高、很高的包谷苗中间。包谷苗在母亲的四周成林成片,纵横交错叶子争先恐后地从挺直的包谷秆上伸出来,伸到母亲坐着的地窖上,在包谷叶片中炸裂开来的阳光,斑驳地渲染着夏日的炎热,把土里劳作的辛苦气氛烘托得更加浓烈。

汗水从母亲的脸上大颗、大颗地滴落下来,濡湿了母亲的衣服,又濡湿了母亲脚下的泥土。这些包谷苗连成的一大片土地,都是母亲今年种下的庄稼。每天,母亲都细心地呵护在这些包谷苗的身旁,浇水,施肥,除草。母亲说她种的这些包谷是传递给儿女们的念想,也是儿女们留给她在家的守望和期待。

母亲63岁了,苍白的头发曲卷在粗糙却还不乏红润的脸庞上,一条条细密的皱纹里仿佛布满着岁月的艰辛。母亲告诉我,她41岁就没有了老伴,那个时候儿女们都还小,害怕找个后夫儿女受气,就一直没再嫁人。十多年来,母亲既当爹又当妈,一个人拉扯着儿女们长大,直到他们成家立业。母亲一生没有离开过这片山连着山的土地,也没有出过什么远门,到过的最远地方也只是30多公里外的镇政府所在地,对于儿女们打工的城市,母亲始终无法在心中核定出那些地方与这片土地的距离,在我们谈话引出那些地名时,她总是问我有多远,而我也无法给予母亲一个肯定的回答。母亲说儿女出去闯荡她是赞成的,只有出外去闯荡过的人才会有出息,不像她,一辈子没出过远门,除了种庄稼什么也学不会,懵懵懂懂地就混成了老人。在我看来,母亲并不是没有出息,而是她把一生所有的出息都全部奉献给了儿女们,让儿女们替她长出息,替她争脸面。我想,母亲应该就像她脚下的这片土地,在一成不变的岁月里,把一生的亮点都奉献给了那些在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在庄稼鲜活、阳光、美丽、丰满、成熟的轮回更替里,土地就慢慢变瘦了、变贫瘠了,尽管如此,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依旧鲜活,依旧阳光,依旧美丽、丰满和成熟迷人。

母亲以与年龄不相称的活力侍奉那些从土里长出来的庄稼,把庄稼幻化成儿女们的生命,在日复一日的岁月里注入对每一个儿女的呵护和关爱。虽然庄稼依旧是庄稼,在母亲的精心呵护下拔节、长高、成熟,没有给予母亲带来人性的问候和温暖,但母亲还是在走进庄稼中间的时候,一边劳动一边轻声细语地倾诉着自己的感受。

山里的日子一年年都在发生着变化。像这片土地上所有的家庭一样,母亲的儿女们出去打工后就慢慢远离了庄稼,慢慢远离了守望望着庄稼地的母亲,一年很难回来一次。儿女与母亲的关系,就好比庄稼与土地的关系,每个儿女都是母亲土地上长出来的庄稼,在庄稼鲜活、阳光、美丽、丰满、成熟的轮回更替里,土地就慢慢变瘦了、变贫瘠了,尽管如此,从土地里生长出来的庄稼依旧鲜活,依旧阳光,依旧美丽、丰满和成熟迷人。

距母亲干活的地方不远有一条公路,母亲说儿女们就是从那条公路出去的。母亲知道公路的一头连着镇里,另一头就不知道往什么地方去了。长期以来,公路延伸的意识在母亲的认知里都是一片朦胧,母亲说她总是搞不懂那条公路到底有多长,儿女们要走多久才能到达他们打工的地方。母亲居住的这个叫岩脚的小寨,只有那么一条公路,两头延伸着,岩脚只是公路边一个不起眼的小村落,南来北往的车都不肯在这里多停一下,就是来拉人去镇上赶集的面包车,在公路边鸣几声喇叭,见村道上没有人出来后就急急忙忙开走了。

母亲特别关注那些过路的车子,每次只要听到车子由远而近的声音,她都会从庄稼地里直起身子,希望看到有人从汽车里走出来,下车的人如果和母亲熟悉,都会亲热地同母亲打着招呼,有时还会送一点从外边带来的食品给母亲品尝,这个时候母亲的心就会变得暖融融的特别温暖。当然母亲最希望看到的是她的儿女们能从车里走出来,然后甜甜地对着她叫一声“妈”,这种愿望在庄稼越来越变成熟的日子表现得特别强烈。

令我感叹的是母亲还告诉我,她每年都喂养四头大肥猪,是给四个儿女准备回家过年的。她希望儿女们回到家后也像别的人家那样,热热闹闹地杀年猪,热热闹闹地过年,只有这样她的心才会知足,毕竟儿女们在外边闯荡都很不容易。我想,这不会只是母亲一个人的愿望,应该是这片土地上更多留守母亲的愿望。

母亲

□孟学祥(毛南族)

地球啊,我的祖国

□夏侃·沃阿勒拜(哈萨克族)

丽娜·夏侃(哈萨克族)(译)

倘若,你能够看清这地球,
她的体型类似南瓜就是球。
交替出现在她表面,无止无休,
是那黑暗与光明相互追逐到永久。

犹如飞船漂游在浩瀚的宇宙,
没有支撑,她千年万年都依旧。
她的表面养育着生命的奇迹,
人类就是她最后创造的奇迹。

且问地球:她的年龄有多大?
一百万年还要乘上无数下……
她内心火热,温柔慈祥就像那,
祖母给予母亲生命和博大。

如果想听她的故事和秘密,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他所需,
她无私抚育怀中每一个子女,
只有爱心,没有区别和偏离。
如今,人类的手脚可以通天地,
揭开那些宇宙奥秘和神奇。

另一个星球也丰富有和美丽,
我也绝不背上行囊,离开你。

这里给我生命是我力量的源泉,
这里有我劳动汗水的浇灌,
给我鼓励,给我永无止境的温暖,
是那爱情、亲情、友情和信念。

任我遨游在那想象的世界,
我的眼中闪烁希望的光芒。

地球啊,你是祖国母亲的祖国,
我要大声说,地球,你是母亲是祖国!

为了儿子、孙子、曾孙子们的笑脸,
让我们将这地球家园变花园。
为了我的祖国我的母亲,啊!地球!
你的儿子将付出他的全部和所有。

地球,你是所有生灵的家園,
只要珍惜,空气和水都足够,
远方的天空一朵乌云在游走,
我的心里充满不安和忧愁。

我不愿邪恶的口号占上风,
我的思绪翻江倒海不宁静。
我会疾呼,我会大声地宣扬,
以你,他,她,它们的立场。

我呼号,强权不要轰炸和开炮,
别在她的脸上留下伤痕、废墟和弹道。
犹如地鼠般贪心的小贼和强盗,
请勿打扰无辜生灵的安好。

生命的家园如此伟大和神圣,
勇敢的斗士来保护家园到胜利。
让我们将所有财富和宝藏,
毫无保留地献给后人和子孙。

人类啊,去探寻那浩瀚的宇宙,
在群星中寻找奥秘、信步游走。
你的诗人,我要大声地宣告:

冬天的童话在大湖之滨一幕幕

优雅绽放

最美不过白天鹅冰上的舞蹈
飞奔 展翅 旋转 腾跃
美妙的惊艳绚烂了冬的风景
我在离天堂最近的地方
冬天 幸福无比

我的水库瘦了

我的水库瘦了
那些露出的山头
像我母亲枯瘦的颧骨
看着 我的心由憔悴到痛

我的水库瘦了
我日夜守望远方的雷声
像守望我远方情人的马蹄
听着,我的渴望在一天天燃烧

我的水库瘦了
天啊 下一场大雨吧
我从来不祈求名利的头颅
今天 匍匐在你的面前叩拜

我的水库瘦了
天啊,我的金银和玉全部给你
求你在水库的群山大地倾泻你的慈悲
请您滋润我焦灼的期待
焦灼的渴望和祈求吧

我的水库瘦了
像我母亲憔悴的眼睛